

# 漫談王明道先生

于力工

## 他的講道和信息

交代）。王先生在《五十年來》中沒有說明，由於張錫煥與我前後同學（在中學，在美國南加爾南州哥倫比亞神學院）是他親自對我說的。從《五十年來》，我們得知他如何蒙恩、蒙召、作傳道立教會。

我第一次，也是最後一次見到王明道是抗戰勝利後，大家都準備東下，趁這時，基督徒學生聯合會請他來在各團契聯合的聚會中講道。那時的飛機是軍用飛機，從北京飛來重慶，相當疲乏。當時趙君影牧師帶我去見他，他被招待到內地會總會的招待所。華人能住進此招待所，是破例的事。

這時內地會開始明朗化，同時也是王明道在內地、在抗戰期間的聲望極高。政界、教會對他崇敬有加，因為他竟敢冒死多次拒絕參加「華北基督教聯合會」。他不屈不撓的作為，對日本軍力而不畏懼不低頭使人敬佩。那晚他躺在床上，內地會四川正主任李亞農（Arnold Lee）也在場。當趙君影和我進房的時候，他欲起來，趙牧師立時趨前阻止他，叫他仍睡在床上。趙牧師特別介紹我，是因為我第二日清晨即搭車往寶雞，轉西安，再東下去南京。先介紹我認識他，以後若往北京作學生工作，打下一點關係。

## 「五十年來」

王明道生於一九〇〇年，當時大刀會的「兵士」圍攻北京外交使團的住區（稱東交民巷），基督徒及教會中工作人員，逃往外交人員住區。當時外國使團的住區，隨時有被攻入的危險，王明道的父親王子厚登梯向外觀看，見大刀會人多氣昂，以為指日攻下，料無生存之路，在驚嚇下，竟自縊而死。王明道當時在腹中八個月（參看《五十年來》第四頁——王明道著。）王明道生為孤兒，父親留下來的僅有的幾張照片，在戰亂中都遺失了，以致父親甚麼樣子，他完全無印象。

年五十歲時，華北大部份已變色，北京在特殊關係下，還有國民政府「統治」。這也是共軍不急攻佔北京，目的也是在保守這一具有歷史性的城，有些極珍貴的建築，恐在戰爭中被損壞。這時一位青年人張錫煥勸他把生平寫下來，無形中也是一種自白（自動洗腦，作個

一九三九年三月廿五日，我在桂林開始講道。當時沒有參考書，由於桂林宣道會被炸被燒，所有的記錄、書籍被付之於火，後來在教會的聚會廳內，找到了一本「靈食季刊」這本唯一的參考書，驚喜萬分。我還記得該期的內容是講到大衛犯罪、雅各的女兒在示劍被玷污，它的內容都是發揮在生活上的問題。大衛之失敗是由於他在生活上失敗，以致犯了大罪。底拿被玷也是怪她不應該進入外邦人的圈子中——這可能是父母未教導警告女兒，也可能是獨女，與放縱有關……。後來多讀王明道的信息，多是以生活為性質，為內容。

王先生無論在那裡，第一篇講道常常是「一次得救永遠得救」，告訴人是憑恩得救，在得救之後不會再滅亡，但是要在生活上警惕自己，保守自己不犯罪。第二篇是「要受浸」，點水禮不是聖經的教導，但他不是教導說人不受浸不能得救，他也不是浸信會或浸禮會出身的。他從廿五歲已先後在北京一帶講道，後請往各地講道，他的足跡遍及全中國、南至廣西、廣州、香港，北至東北三省及綏遠，西至山西、四川，東去江浙一帶。他自己也說，他長於北京，一口的純正國語，加上他

的聲很清悅，咬字清楚，他講道時，錚錚如響鐘、有聲有色，能引人入勝，由於他常出外講道，不在家時，有一位同工叫石天民，守住教會的大本營，這是他的一位得力的好同工。他的信息多注重生活，他自己本身也是潔身自愛，有規有矩，在他的《處世之道》一書中，對於做人、與人來往、禮貌衣着都有教導。他認為作基督徒也應知道如何作人，屬靈人要有禮貌，不知處人處世，是不正常的。

他初出來時，勸人不要愛世界，也是他的信息之一，他在講道時也提及他個人在一些事上的改變。過去認為把皮鞋擦亮亮的表示一個人屬肉體、愛世界。一次他和一弟兄談及皮鞋問題，王說我的皮鞋穿了一回，面皮會折斷，一雙鞋就這樣「作廢」了。那位朋友說：「王先生這是因為你不擦油，油可以滋潤皮面、皮就不會折斷，他才明白擦皮鞋不是愛世界，乃是使雙鞋持久耐穿。」

當時在國內有指責王載是個愛世界的傳道人，喜歡坐頭等火車，睡臥舖，——這是當時教會人士對王載的評語。也是一般信徒的屬靈標準。王明道先生體弱多病，每一次到了目的地，先要坐兩日一夜、或一夜一日火車，在車中坐三等，搖搖晃晃到目的地，當晚要上台講台，實在力不勝負，所以有人勸他不如坐臥舖，但三等車沒有臥舖，只有頭二等才有，他試了一次，在車箱中睡覺到了目的地講道果然不錯，有體力和精神。他以後再也不提坐臥舖是愛世界、體貼肉體。王先生有一個長處，他知自己是錯了，馬上認錯，糾正自己，這在

《五十年來》中寫到對自己、對家庭、妻子，均是如此，這是他的偉大。

### 教會與立場

趙君影結婚後不久，請他吃飯，開飯前趙師母說了幾句客套話：「對不起，沒有菜招待王大哥。」王先生把臉一沉後道：「你說的是甚麼，他指着桌子上四樣菜說這是甚麼？客套就是虛假。我們傳道不應當如此……。」趙師母唯唯稱是。這雖是小事，但王先生非常認真。他辦理教會也是如此，他也知道因為他是注重生活上的信息，有的弟兄姊妹聽多了，聽久了，也就暗中跑到聚會所去聽道，他從不做聲，這也是說明，沒一個人有完備的恩賜。

他的教會有位田大夫，是一間婦女醫院的院長，人好「闊論」，雖然熱心樂意招待聖徒。但他就不請她作執事，怕她的口會生是非，言多有失，我認識該姊妹後，就認為王先生是對的，可見王先生建立教會有其原則。

王先生一生不要人稱呼他為「牧師」，「牧師」二詞是馬丁路得之後，改教不徹底，仍有聖品人制度的觀念，他開始時，是從兩個人聖經班，人逐漸加多。他沒有讀過神學，原有讀神學的可能，由於主張浸禮，而被該教會驅逐，這事就「泡湯」了。

他講道，不是三天段九小條，乃是平鋪直敘。也不是一個故事連一個故事，乃是把聖經中的原意，設身處地的，加上現代人生活的情形來傳說。他從來不報告他每一次講道有多少人舉手決志，他認為只有神知道，不以數數字

來誇耀。

### 文字工作

「靈食季刊」是他自己辦的，多是他自己講道的信息，前後出版了十三年之久。現在有王明道文集出版，他的信息也多以生活為主題，信徒是因信稱義，要因行道而成義和成聖。

他在五〇年以後被洗腦，那期間坐牢被肅整，一時曾在壓逼下說了違背良心的話，事後坦誠自己的無奈，前後在「勞改」中有廿二年之久。平反後住在上海，直到見主面。

在「勞改」的日子中，全球華人基督徒對他非常的關注。他安息了，師母也安息了，他們的生活見證仍在說話，基督馨香之氣繼續的發射四溢。雖不見其人，但仍聞其香。



## 迴響

朱陳惠恩

當我再次拿起151期「導向」又再次重讀你的「再囑」，我心想一定要給你寫封信，讓你知世上在另一處有一個七十五歲的老姐妹也非常非常喜愛這首「在花園裡」。